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南紀事 第五卷

○張國維 張國維，號玉筍，浙江東陽人。天啟壬戌進士，除翻禹令。

以卓異入為刑科給事中，升太常少卿。崇禎七年甲戌，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應天。甫受事而流寇犯安慶，參將唐某受賊賂，全軍覆沒。時國維方壯年，報至，頭髮一夜頓白。親督兵至安慶，見道官吏可法，異其才，具疏請益設安慶巡撫，即以可法任之。諸所任寄戚得人。撫吳八年，賊不敢犯境。升工部右侍郎，總督河道。山東飢，米石八兩，而三吳石三兩，以應天所屬河工銀，盡糴米輸濟寧，每石水腳加五錢，得羨米倍贏。遂設粥廠十餘所，使官督賑，全活百萬計。賊李青山眾數萬，殺逐官吏，國維討平之，獻俘於朝。蔭一子，世錦衣千戶。

十五年壬午冬，大清兵破薊州，南略山東、青、兗，諸府皆陷，德王、魯王遇害。命推可任本兵者，舉國維、星馳赴京受事，總督趙光抃，戰於羅山，大敗，亡二萬餘人。周延儒視師，匿不以聞。是時，兵科員缺，國維題龔鼎孳等六人。蔣拱辰恨不與，及為御史，彈國維。謂：「西協地六百里，而國維設防止五百里。」疏七上，明年二月，與延儒俱放歸。

十一月，追論羅山事，被逮。舟過吳門，士民號哭塞楓橋，大聲前問孰為錦衣衛官校船者。國維恐有變，解纜急去，眾乃散。詔獄擬辟，山東、南直百姓，叩闕訟冤，遂以原官募兵浙直。

行十日，都城陷，國維星夜抵浙，圖舉勤王，得精兵三千，至鎮江。會福王立，乃朝留都，欲與史可法合兵北出。以國維為兵部尚書，加太子太保，協理戎政。馬士英議不合，乞假歸葬祖母。

乙酉五月，南都破，鄭遵謙起兵紹興，國維至台州，迎魯王。晉少傅，建極殿大學士，兼兵部尚書。歸集東陽兵，守錢塘，屯長河頭。首參馬士英十大罪，大英懼，不敢入朝。時紹興富家以助餉受累，國維不忍，用東陽世產鄰富家者，與原券計值，令出甲士，具衣械，程日給糧，總抵價若干，以土著之家，養不逃之兵，富人得產，而軍興得兵食，人情大歡。

福建詔至，加國維東閣大學士，輔魯王監國。延臣多欲開讀，國維曰：「唐王提兵北伐，老臣當效死前驅，若止一丸封嶺作天子，空以官爵驕散浙東將士心，大敵逼江，且晚欲渡，臣不敢奉詔。」手敕七至，竟不發。國維深塹堅壘，沿江多置木城，激厲將士，為取杭州計。而方國安不同心腹，鄭遵謙等義兵又多烏合，是以不能成功。

丙戌六月廿八月，大清兵渡江，諸營皆潰，國維歸東陽，守陷坑嶺。六月，貝勒入閩，過東陽，將抵陷坑。國維請東陽令吳琪滋至，曰：「國維今日死，天氣方炎，恐腐爛不可辨識，將謂吾逃，貽禍此地，故特相邀，令君視吾死耳。」吳令涕泣。

國維殊容暇，取素繒書：《負國》、《念母》、《誡子》三詩，又留詩贈故人，冠帶北面稽首。謂僕曰：「吾大臣死王事，禮也。兵將在東陽者，因我及難，可昇屍詣門一謝之。對太夫人勿言我死，言遁去。坐我中堂，俟官來見，始可殮耳。」遂赴水死，年五十二。騎圍宅，見屍坐廳事如生，或叩頭痛哭，問之，則多濟寧人，飢年食其粥以活者。夜，有兵數十人，挾婦女宿其殯園，見堂皇燈炬，國維白髯絳袍，南面，刀戟列侍，兵大呼，遂不見。亟起，叩頭柩前，避去。

桂王立，諡文忠。長子世鳳，掛平魯將軍印，封武康伯，不受。次子世鵬，官尚寶司卿。世鳳被殺。張存仁自閩歸，百姓數萬遮馬前，請世鵬命。存仁曰：「吾少時即耳若父為人。」

遂釋之。

論曰：唐魯之議，以南稟閩朔，而不解兵為正。蓋當其時，受兵者魯，魯一撤兵，即錢塘不守，仙霞尚安蔽乎？昔人論南北之勢，守江不如守淮。閩之有浙，猶江之有淮也。若楚蜀江粵，皆藉唐王名號。維留土無二王，魯王自當退居重耳之位，諸臣共圖狐趙之助，大邦維屏，三百年宗盟，不正有賴乎斯日歟？故鄭遵謙之拜疏迎駕，陳函輝之請殺金堡，或激或詭，二者均蔽。獨張國維適老臣謀國之體，石匱書所載，似亦未之審也。

○徐石麒

徐石麒，字寶摩，浙江秀水人，天啟壬戌進士。授工部營繕司主事。魏忠賢有調發，多格之。房師黃尊素下詔獄，納橐餽，募金抵誣賊，由是削籍。崇禎立，起南禮部郎中，累遷吏部文選考功郎中，佐塚宰鄭三俊掌院，范景文主南計，奏免七十八人。是時，主北計者謝升凡、溫體仁，私人皆庇之，南計不少徇焉。遷尚寶司卿應天府丞，行尹事。時方裁驛遞食縮，而馬如故，農裡重困。石麒計救之，無若招募，且勾胥吏故所乾沒，有餘資，積患頓解。三俊為刑部尚書，以輕比下獄，黃道周、黃景昉言之於經筵，上怒未回。石麒朝，元旦奏言：「皇上御極以來，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，嚴威之下，蔓引株連，九死一生。今又以輕擬深督三俊，將來必有承順風旨，以鍛鍊為能事，以鈎距為精神，非復慎獄之本意矣。」疏入，上御門口，傳出三俊。用石麒通政使。時治尚綜核，放棄者多造言語，妄陳端末，納言承行，不給，石麒剖斷嚴敏，告訐衰息。升刑部右侍郎。會推閣員先後二十四人，石麒與焉。稱疾不赴召對，故免陳演之譖。轉左侍郎，署部事，尋即真為尚書，言：「邇年刑官擅背律條，嚴文刻深，使吏胥上下其手。僥倖之徒，以賄為市，乾和召怨，其失非細。」因條上附會律文之謬數十事，會清獄，石麒盡心明允，理出冤滯近萬人，貫城幾空。

陳新甲下獄，政府以下皆為營救，石麒獨言：「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，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。惟後此遼沈廣寧之陷，誅止督撫，不及中樞。故新甲覬引例自寬。不知此例乃天啟間陵夷解紐之政，非祖制所有也。今親落膏刃，百城流血，夔星之罪，未若是烈。人臣無境外交，新甲身在朝廷，輒擅便宜通款北境，辱國無君，莫此為甚。」上覽疏，新甲即日棄市。

司禮王裕民，私庇劉元斌，並逮獄，上欲殺之。石麒愛上書，言：「隱人之惡，與身自為惡，終不同。律內奏事詐，不以實條，止擬一配注，以其欺君也。然則繩欺之法，亦止此矣。

加等至煙瘴已極，過此非臣所取擅。」入，上竟以內廷欺罔隱微，斬裕民而歎論石麒。

洪承疇救錦州，束馬未動。職方張若麒，以中樞私人，出關督戰，遂大潰，精銳喪失俱盡。若麒就理而有與援，司官遷延不讞，石麒謂：「王樸以倡逃誅，陳新甲以誤國辟，而倡倡逃誤誤國者安得減等？」論若麒如律。

左都御史劉宗周，以救姜彩，熊開元革職。石麒上言：「陛下求變通趨時之臣，舉朝不乏；若求廉頑立懦，維風易俗之臣，舍宗周無選矣。」上不聽。彩等自詔獄改刑部，石麒輕擬，失上意，遂罷。

甲申五月，福藩立，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尚書。時江左草創，自石麒與劉宗周，黃道周出，始成朝廷。而馬阮用事，率降中旨，銓除不由部推，石麒爭之不得。士英冀以定策封侯，中人韓贊周主之。石麒覆疏：「昔世宗欲封楊延和、蔣冕伯爵，並辭不受。今國恥未雪，豈輔臣裂土自榮之時？後克復神京，成功大定，加恩未晚。」士英氣奪。又言：「皇考福王殉難，先帝命勳臣黃門，恭視含殮。今先帝梓宮何所，封樹何似？乃遣一健兒應故事，示天下無悲思大行之意，何以鼓厲同仇？」不報。御史黃耳鼎，論石麒殺樞臣，敗和議。石麒具陳始末，小人賣國情狀始露，而石麒亦告去。自宗周、石麒去，南都竟敗。

乙酉四月，大清兵渡淮，黃尊素子宗義，勸石麒避地四明山。石麒不可，曰：「馬阮已壞天下，雖智者難善其後，惟有死此一塊土耳。」

會朱大定等謀守嘉興，議奉石麒為兵主事，未集而敗。閏六月二十四日，大清兵圍嘉興，石麒由村舍叩城下，呼曰：「吾大臣，不可野死，請入與城同存亡。」城上人嘩曰：「我公來矣！」開門納之，越宿而陷。石麒朝服縊天寧寺，納其屍櫬中，逾三旬始殮，如生。而是時宗周在越城，飢經七日，曰：「此降城非我死所。」出城外而死。海內高二人之死，能盡其義，為作《降城歎》、《我公來》樂府美之。

石麒麟清修絕俗，弘長後進，尤急人之難。吳昌時敗後籍沒，力言當事，止沒田產，他為類免。讎昌時者，又欲竄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內，復理而出之，孝廉祝淵，上書頌宗周，緹騎逮問，石麒麟囑金吾無殺義士，淵得生出。生平強記經史，尤熟明事，章奏精洽，鑿然可施行。

石麒麟年六十八，無子，初以私屬爾谷為子，已二十六年，始立柱臣為後。或問：「後與子異乎？」曰：「然！子可私，後不可私。子惟父所愛，即子之；後非薦之祖禰，而享告之，宗族而信，不敢後也。故《詩》曰：『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』

』是人皆可子之證也。《傳》曰：『鬼不歆非類，神不歆非族。』

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。」其議禮之精如此。唐王贈少傅文淵閣大學士，諡忠襄。爾谷官御史，與同郡錢■友善，後並

○熊汝霖

熊汝霖，字兩殷，浙江餘姚人，崇禎辛未進士。為戶科給事中，直諫有聲。貶福建按察司照磨。南渡，起吏科，論廠衛告密之弊，及阮大鍼不當用。馬士英忌之，歸里。汝霖雅受知都御史劉宗周，乙酉，南都潰，潞王監國杭州，大清兵且至，宗周趣守道於潁守紹興城。而寓書招汝霖餘姚，未得相聞。既而杭州降，事益迫。宗周復令諸生張應燁往說潁，使聯絡汝霖計事，潁疑未決。汝霖報書：「先生誠用霖計，立宗王之才者，藉援未孩，推轂方藩。今閩兵數十艘，見屯蛟川，檄令移泊錢塘東岸，敵必不敢間渡。更溯徽寧遼左兵，搗虛建業，彼必退而內顧，東西同膽，恢復可圖。」宗周趣之曰：「門下有意，高皇一線，請急入郡。」

六月十九日，通判張素賓版諸生耆老，奉牛酒渡江，輸降。大清招撫使至，汝霖謀為邑人所覺，避之山中。

閏六月八日戊子，宗周不食卒。其明日，孫嘉績起兵餘姚。

又一日，鄭遵謙起兵郡中，斬素及攝會稽令彭萬里。汝霖募兵寧波，來會嘉績，合軍，軍西陵。

初，宗周臨終，謂門人曰：「我緩死，以兩殷諸君不忘明室故，今已矣。」彌留，猶取幾上硯書一「魯」字。汝霖叩靈牀，慟曰：「先生有命，霖何敢忘？霖生於王事之以死。」比方國安、王之仁等兵集，遂共奉魯王以海監國，從宗周志也。

汝霖已渡西陵，札喬司，進至海寧。召父老諭以國亡君殉，三百年澤不可負，聞者感動，拜轅門，至萬人。以邑進士俞元良指揮，姜國臣主海寧事，忠義響應，所在皆稱熊兵。加兵部右侍郎，兼左副都御史，總督義師。

七月八日，海寧復陷，元良戰沒。閏月，國臣復聚眾，入守海寧。前定番總兵汪碩德，集兵萬人雙林，請師期，使移札塘棲。八月五日，遣副將趙清會義興將鄭維翰，赴黃天蕩，繞敵背。前鋒黃岳，參將諸盧崇，邵應門，四百人伏海塘。監軍道孫嘉績、北洋總兵張名振，並置伏兵，斬首六十級。維翰兵不進，清被矢，失亡十餘人。十六日，還喬司，汝霖營於中，嘉績營於東，錢肅樂營於西，遣盧崇、壽胤昌，抵牛頭寨，焚敵營。百騎突出，都司張行龍戰甚力，騎東去。邵應門接戰北軍大至，綴三將，以數百騎趨汝霖。清兵胡升發大炮，擊七騎，騎東衝孫營，孫營炮炸，遂敗。爭舟，墜水，汝霖馳刀砍之，不能禁。諸生趙之堅，奮長刀，殺六人。參將盧璣新至，亦奮擊。敵辭易，簇騎攢之，與孫光祖、周宗鎬、胡升各被數十刀死。汝霖大呼船兵再上，矢及身，帳下強掖下小舟，知戚死者數十人。

九月諸帥相見於小臺，議大舉，朝以九日會龍王堂。風雨阻潮，皆失期，汝霖獨師所部至六和塔，助王之仁戰於江，大炮殺傷甚眾。之仁兵登岸焚寨，執馘，薄暮乃歸。十二日，再戰牛頭灣。時軍餉不斷，人心離阻，之仁營有逃者。汝霖上言：「臣四月江舟，風雨飢勞，遂膺腹疾。自小臺至西興，延袤六十餘里，彼方備舟喬司，潛謀徑渡。臣及嘉績標卒，兩家不過千餘，緩急何以防禦？之仁一腔肝膽，心力相違，宜溫言諭留，勉圖後效。朱大典部內火器最精，原任總兵尉允昌，文武兼才，豈合投閒諸暨？敕即統大典兵江上，海寧新令已至，宜令張名振速渡，以固浙東門戶。名振違令，竟歸石浦。」

福州詔至，內外欲開讀，汝霖泣阻，不聽，避之小臺。魯王下令返台州，汝霖疏留，以為：「今日之事，殿下宜力疾江乾，檄閩師刻期來會，使浙西克復，仍藉廟謨。唐王親來，亦當心折。若戀戀宮眷，遽返旌旄，思為退保之圖，久成日蹙之勢。傳之海內，未為克讓。又臣標參將張行龍，以臣今回籍臨平，圖結義兵，夾攻內應。其家丁陳義，入杭偵聽，聞已具舟，旁結草人，思賺我火器。而寧鹽義士沈■、查繼美、陸鳴徐出啟疏，以近日嘉湖鐵騎，盡返武林，但得精兵數千，直搗嘉興，斷其往來餽道，杭城自成坐困，勝於今日阻江索戰。我客彼主，勞逸相萬。乞優遷■等，以彰激勸。若王必欲東歸，臣亦惟就海島死耳。」魯王手敕褒美，比之韓愈，乃不果行。

十月，汝霖移泊龍王堂，又疏：「今日會稽除地，竟作京雒規模，諸臣之薪膽未嘗，末世之秕政悉踵。內員出司軍包餉，外戚入典禁兵，驕卒哄於街衢，青衿嘩於殿陛。行間文武，動以朝政為辭，文其退縮。惟殿下奮然更始，副遠近之望。」十五日，汝霖揚帆渡江，奪遵謙所失大舟以歸。十八日，又進軍，部將魏良、黃麒、吳彪先登，北騎六百伺南軍濟，突擊，良等且戰且退，汝霖親督軍中乘小舟對射騎，死百餘。諸生錢振宗，死者亦十餘人。

汝霖麾下，多農井新募，徒以忠義激厲，在浙中凡一戰，大小數十戰，累遇敗覆，而志氣不惰。雖方王驕將悍卒，皆畏待如神明。陳萬良、沈羽箴，結寨塘棲臨平間，汝霖欲得其兵取北關，遣張行龍招之。萬良受書，泣曰：「久望熊督師，無途自達，乃今江東亦知有吾輩矣。」後萬良西行，復城邑，大清兵斷其後，不得出，死於門中。

丙戌六月朔，浙河新潰，汝霖扈魯王，沿海南次長垣。時唐王已走死，閩地內附。魯王以汝霖為東閣大學士，因鄭彩抵福州，軍聲大振，八閩皆詣汝霖，請札起兵，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。戊子，魯王在閩安鎮。鄭彩專橫，汝霖每折以禮。

定遠伯周瑞惡於彩，汝霖稟擬右瑞，彩故忌人心歸汝霖，因是積恨。又與遵謙爭商舶，恐其襲已。會汝霖休沐瑯琊，彩裨將李茂守瑯琊，與汝霖奴子爭口，熊鄭兩家除夕相問遺，茂以告彩，曰：「熊鄭將為難。」五月十七夜，縛汝霖並幼子投海中。

越三日，殺遵謙。凡越中建義者，皆盡於彩。惟嘉績以丙戌六月死於舟山，汝霖之死，後嘉績蓋二年矣。

○熊汝霖傳後

汝霖初知同安縣，有強直聲。嘗渡海敗紅毛於廈門，人為戶科給事中。辛巳江南疫，飢，人多死，米石直銀四兩，轉運不至。出給事中七人，分行督漕。汝霖當上江，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，如期而集。民不病。時上意廷臣儒士，不次拔授，左官外附，競張空虛媒進。汝霖以量才不如核勞，破格壞典，不足以得非常之人，只為幸階。一切敘功御覽名色，皆宜報罷。保舉大將，必連舉主，庶杜債帥之門。事勢艱危，倚督撫為成敗。因條列關督范志完、宣督江禹緒，鳳督馬士英、保

督侯恂、順撫潘永圖、宣撫李鑾、秦撫蔡官治、皖撫黃配玄、保撫楊進才，守俱弱。合力量力自陳。且襄藩南陽淪陷，驚震天下，而兩撫晏然，功罪不明，何以懲後？又力言孫傳庭不宜速戰，禍敗皆驗。

大清兵略山東，京師戒嚴，汝霖分守齊化門，召對，奏：「行間諸臣，望敵百里，未有一矢加遺。南去則我隨其後，北返則我出其前。兵士一聞督戰，便洶洶欲叛。師不用命，將不用兵，督師之肉，其足食乎？」姜彩、熊開元下獄，劉宗周去國，皆極諫。尋追論楊嗣昌，譏及執政，上竟惡其切直，降福建按察司照磨。

南渡，起吏科給事中。上言：「諸臣爭誇定策，罔志復仇。」

處堂門穴，始之武與文爭，既而文與文急。殿廷之上，無人臣體。阮大鍼之起，陰陽消長，間不容髮。四鎮每鎮餉六十萬，額必不供。即仿古藩鎮，亦當建牙大河以北。何遽藩籬堂奧，孤海內興復之望？先帝十七年憂勤，曾無失德，惟廠衛一節，未免府怨臣民。丁茲天步艱難，正宜大開文網，推誠佈公，使人人畢忠效節，胡得尚沿斯弊？」馬士英恨新建，使門客朱統續造飛語於朝。汝霖言：「麼麼小臣，為誰驅除指使？不由通政，告密飛章，內外交通，神叢互借，墨敕斜封，端自此始。」

請嚴行詰究，用杜將來。」又言：「先帝篤念宗藩，而聞寇先逃，誰死社稷。先帝任隆武臣，而叛降跋扈，曾無一戰。先帝委任勳臣，而京營銳卒，徒為寇藉。先帝旁寄內臣，而開門延敵，反在禁旅。先帝不次用人，而邊材督撫，首鼠兩端。超遷宰執，羅拜賊庭。思先帝之何以失，即知今日之何以得矣。」

南京雖立君，未嘗一事設施，而汝霖與祁彪佳、章正宸、吳適等，猶能強諫守職，推論善敗，不失朝章士氣。然卒格不用，以門戶覆國。

○孫嘉績

孫嘉績，字碩膚，浙江餘姚人，崇禎丁丑進士。除兵部主事。楊嗣昌以其知兵，薦為職方郎中。太監高起潛求世蔭，嘉績覆疏不可，起潛恚。侍上觀德殿閱軍器浸毀，下獄。學士黃道周亦廷杖入獄，祿被藥物，俱不得進，嘉績移服用奉之，且從受易。會諸生涂仲吉上書，頌道周，上加怒，察獄中與道周通者。眾多說辨，嘉績獨曰：「昔黃霸受經夏侯勝，史傳以為美談，今復何諱？」刑部尚書徐石麒，雅識嘉績，清獄，出之。

逾年，起九江道僉事，未之任，國變。

乙酉六月，大清檄下浙東，寧紹望風迎附。閏六月己丑，餘姚攝印官發閩左為馳道，扶役者，役者反扶攝官，眾嘩不能定。嘉績乘眾怒，遂斬攝官，邑紳邵乘節、陳相才，諸生呂章成、沈之泰、邵應門，率裡中從者數千人。孫氏自燧以來，代以文章忠孝顯，受累朝恩最深。至是建義，士民無不踴躍，便欲推嘉績為盟主。辭曰：「舉大事將須其人，熊兩股有執持，識兵勢，當共請其約束。」會汝霖募兵自寧波至，邑人大安。

魯王監國，晉嘉績兵部侍郎，兼右僉都御史，總視義師。

轉戰喬司，西興，親受矢石，號孫熊兵。臨敵則汝霖當先，嘉績繼之。餉不給則毀家產佐軍。每對賓佐泣曰：「身先人餘也，義同國存亡。惟懼事不集，死無面目以見君親耳。」由是聽者感奮。嘉績舉宗報國，文士知故爭為之死。

浙東本以汝霖、嘉績首義，營立行朝，亡將潰兵，因弛荷擔，後來益眾，客反居上。方國安擁重兵，孫熊嚴意與同濟難。

國安逍遙殊無意，一年之中，糜餉數百萬，皆出八郡民。貧富交盡，卒以是敗。丙戌六月，魯王移陣舟山，嘉績以軍從。六月二十四日，卒於舟山。子延齡，從蹕，南至中左所。大兵入餘姚，焚嘉績祖如游第。後二十八年，延齡子訥，渡海求祖父櫬，得於狀元張信墓道，歸葬。

○錢肅樂

錢肅樂，字希聲，浙江鄞縣人，崇禎丁丑進士。知太倉州，以廉清為張溥、張彩所重。遷刑部員外郎，丁外艱，歸。

乙酉六月，大清檄下浙東，肅東大會紳士城隍廟，痛哭議舉兵。謝三賓不欲，移書定海總兵王之仁，使以兵威脅舉兵者。之仁陳兵入郡，反合肅樂，三賓悵然。會孫熊已起餘姚，甬西道通，遂進軍紹興。

魯王監國，晉肅樂右僉都御史，升右副都御史，轉戰喬司及牛頭灣。時馬士英、阮大鍼亡入方國安營，陰制行朝之政。

裡井邪猶，多緣舉義，推戴呈身。部覆台彈，猶沿舊習。富家輸餉，動加榜楚。內侍客鳳儀，外戚張國俊等，氣傾中外，咫尺大敵。而越城哀衣寬帶，歌讀宴會如平常。肅樂條列其弊，不能用。及浙河師潰，浮海，隱於福州之化南。魯王次左所，復入覲。

丙戌十月，魯王在長垣，肅樂擬詔預頒魯三年戊子歷。浙閩全陷，舊人如劉沂春、吳鍾鑾，皆遁不起，肅樂移書責之，乃就道。唐王遺臣稍稍引出。明年戊子，魯王次閩安鎮，晉東閣大學士。劉中藻起兵福安，攻福寧，州將破，其帥涂登華欲降，不決，謂人曰：「豈有海上天子，船中國公？」肅樂致書，謂：「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，二王不在海上，文陸不在船中乎？」登華遂詣鄭彩降。彩欲使其私人守之，中藻不可，彩反掠其地。肅樂與中藻書，不直彩，彩聞銜甚。是年五月，汝霖為彩所害，肅樂憂憤，疾動而卒，年四十三。贈太保，諡忠介。

初，肅樂請挑敢死士盡配彩，則兵力一，竟以彩故，死。

繼肅樂相者，慈溪沈宸荃，字葵中，與從叔履祥，皆成進士。

履祥入海，被執，不屈死。宸荃從魯國次南日山，覆於風。從鄞人屯兵浙海，死義有張煌言。

論曰：嘉績子延齡，自閩海歸，言魯王放閩事頗悉。四鎮兵受命南征者，散守閩郡邑，鄭彩以重兵攻之，皆乘陴，語外人曰：「吾故明人，豈無意？」但鄭彩剽殺，非吾帥。得熊吏科來，即釋甲耳。汝霖肩輿屏從往，眾不信。有故識汝霖者，曰：「果是也！」喜，羅拜。城上開門降。凡得新附二十萬人。

當是時，使汝霖能布其威信，率之守戰，豈獨入閩可全，嶺以北亦可出矣。顧乃分隸諸將，致義士解體，驚帥益勢，事無成而身隨喪，可悼哉！昔顏真卿以軍權移於賀蘭進明，仁柔之過，儒者有之。然蕞爾越州，孫熊協心，孤撐一載，卒不負其言，而同死島上。比於宋之文陸，義何忝焉。肅樂欲依彩成功，亦坐短智。而議者謂與殺汝霖之謀，不可不為之白也。

○朱大典

朱大典，字未孩，浙江金華人，萬曆丙辰進士。以章邱知縣行取兵科給事中。歷升至兵部右侍郎，總督漕運，巡撫鳳陽，督剿流賊。大典饒有才，而性奇貪，多行暴虐。崇禎庚辰間，督師廬鳳，守護陵寢，括取財賄，四府僚屬，囊橐皆盡，人擬其富且敵國。御史姜彩等交章劾之，下法司勘問，大典不敢對簿，自請捐資募兵，剿寇戴罪，詔許之。得脫歸里。

福藩即位，起原宮，御左兵上流。乙酉五月，王棄留都，奔黃得功軍，大典詣軍朝請，得功被刺自刎。王北去，大典歸里，募士為城守計。而方國安率士漢散卒，由杭州東渡，擬牧馬金華，大典不納。國安縱兵焚劫，近郊四十里，人煙幾絕。

閏六月，越城師起，守道於穎徽，國安江乾共事，國安遂舍金華勿攻。大典欲據有全婺，嬰城保家，故終魯王在紹興，止一遣其孫入朝，未嘗發一兵至江上。

丙戌，大清兵渡錢塘，貝勒遣馬士英招降國安，令其立功自贖。國安從貝勒協攻金華，大典堅守三月。國安犖九牛銃，晝夜攻城，大典知不可為。先數月，遣其子孫潛遁。及期，開宅使婢僕各出逃，止推墮愛妾一人及幼女井中，而自走火藥局，縱火死。

吳邦璿者，山陰人，大司馬克之曾孫，在大典幕中。甲申，以萬金托璿營乾，中途聞北京陷，即橐金而歸，自旅費外，分毫無私，大典駭服，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，題授副總兵，同守金華。邦璿善騎射，城守倚之。及將陷，歸視其妻傅氏，傅氏曰：「城守事急，尚顧我耶？我惟一死以報君家，君可亟去。」乃以所積金付其子，匿之民家，候城破，潛遁。並令諸婢僕急走逃死，皆厚賚之，自服緋衣縊死廳事。邦璿已知妻死，不歸，急走火藥局，見總兵何武曰：「閣部火藥庫，今日不能擊敵，而留與敵用，甚為非計，不如燒之。」武曰：「固也！」

少頃城陷，大典至，呼曰：「二將軍何不急走？」邦璿曰：「璿世受國恩，惟一死得隨明公，幸矣！」問武，武曰：「武意已定，願與將軍同日死耳。」大典笑曰：「三人同心，何復不足。但頃見二將軍所商何事？」邦璿曰：「火藥如許，不甘資敵，竟欲燒之方死耳。」大典出火繩袖中，曰：「所見略同。」

乃盡出火藥三百桶，堆一所。大典尚有從人十餘，麾之曰：「去！」從人皆願同死，不應。大典大聲曰：「速走！吾將有事。」乃與邦璿、武、環坐於椅，投火繩藥桶，頃刻人屋皆燼。大兵遍求大典屍，不得。蓋浙東死事之烈，未有如大典三人者。

論曰：張岱言昔年在淮揚，親見朱大典之貧橫，真如乳虎蒼鷹。後復見其嬰城守婺，破家從忠，繼之以死，又未嘗不歎息其為人也。夫人固有性之一偏，彼其嗜名義，與嗜財賄，無以異於大典，曷怪焉。然其時大典將卒頗練，又有厚費，不能圖一長慮，而閉門坐斃，其智短也夫。

○餘煌

餘煌，字武貞，浙江會稽人，天啟五年乙丑，進士及第第一。累官翰林院修撰，左春坊左中允，右庶子兼侍讀，日講經筵。嘗與修三朝要典。崇禎中，給事中韓源追論其事，煌疏陳本末，免歸。乙酉，王師下杭州，檄召越紳渡江，煌獨不往。

魯王蒞越，起戶部侍郎，禮部尚書，皆辭不就。陳時政、馬士英賣官誤主，兵未至而先逃，國已亡而復用，為失刑之失。丙戌，起兵部尚書，言：藩鎮各自成軍，久不相屬。頃田仰與鄭遵謙爭餉，喋血禁庭，臣冒鋒鏑，幸而解散。司馬職統六師，今行朝

之官，特綴旒也，豈能繩以平世法哉？煌見越事益急，而諸臣文恬武嬉，請乞紛然，上疏爭之，謂：「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，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起，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，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，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揚。」

人讀之歎息。

江上失守，郡城不閉，有議守陴者，煌歎曰：「臨江數萬眾不能一戰，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？」亟開九門，縱民避逃，自出東郭，赴水死。後數日，貝勒渡西陵，下紹寧郡邑，不戮一人。

○陳潛夫

陳潛夫，字玄倩，浙江會稽人，崇禎丙子舉人。授開封府推官。南都尋守豫功，升監察御史，巡按河南。陸見，陳恢復策，為馬士英所持。尋以童氏妄稱元妃，潛夫前在道，私謁，無人臣禮，並逮詔獄。南都破，脫身航海。至越，上書願假臣兵五千，直渡海寧，斷武林左臂。加太僕寺卿，監浙西軍，募得三百餘人，與孫熊三家兵，列舟江上。明年軍潰，歸山陰之小楮裡，呼妻孟氏曰：「行矣！我為忠臣，爾為烈婦，相保泉下，無悔也！」同上化龍橋，赴水死。

○陳函輝

陳函輝，字木叔，號寒山，浙江臨海人。崇禎甲戌進士。

好酒色，事著述，日與客沉飲，出酒文傾吐，譏切將相誤國，扼腕。談至夜分，鬻杯碎。尤能傾貲急客，先人之憂，海內稱文章風流豪蕩者，推天台陳君焉。筮仁靖江令，以不謹罷職。

魯王蒞越，為兵部侍郎，傷二都淪沒，哭泣至啞失聲。入對行朝，出酬同列，必悚言痛哭。閩詔至浙，眾議開讀，函輝與熊汝霖俱持不可。金堡自福州出監鄭遵謙軍，函輝密疏請殺堡，堡奔衢州。丙戌夏，歎曰：「入郡敵矣！諸軍猶誅糧無厭，是重棄民也。北來生兵，日益一日，不知此身何所耳。」

江上潰，有勸魯王嬰城者，函輝哭曰：「民去將熟與守？」

君為社稷亡，臣請從亡。」乃從王還台。王自石浦浮海，竟相失。函輝不抵家，哭入雲峰寺，即幾上書六月十六日申時卒。

遍去別友，不及家人一語。至其時，遂投環。作絕命辭八首，自祭文一，埋骨記一，流傳江表。二子臣謙、臣詩，能識父志，不交當世事。

論曰：餘公開越城縱民出避，所謂天下之陰德也，未可以曹彬渡江不殺之義掩之。弦倩始與仁和進士陸培爭名，交惡，既皆以義死，其大致同矣。寒山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得我窮乏，蓋兼有之。既而臨大節，視平日嗜好，如蟬翼之振露，灑然自得其本心，非見道明而去累疾者耶？姚江呂章成，有告北園文數千言，其聲嗚咽，曰：「北園吾西台也。」蓋以謝翱自方，以文山方寒山雲。

○張肯堂〔傳闕〕

○吳鍾鑿〔傳闕〕